

北華的日今

著 瀟 蕭 荒 拓

今日書局發行



THE ADVANCE PUBLISHING CO.

北 華 的 日 今

著 編 蕭 蕭 完 拓

行 發 局 書 日 今 商 英 海 上

今日華北

編著者

蕭拓 ✓

蕭完

發行人

A. SANFRA

發行所

亞爾塔路三三四號
英商今日書局
電話七六〇二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廿日付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卅日出版

每冊二角半
外埠酌加郵費

前言

日本慣說着：「對華沒有領土野心」，然而事實是怎樣，都可由目前情形看出來。從蘆溝橋事變起，日本所謂「親善」的假面具，已完全由自己拉破；他們強據了華北，佔領了長江並沿海附近地帶，用高速力去牽動傀儡，使這被佔的地段巧妙地變成滿洲第二，俾可完成其大陸政策的美夢。

可是這一回，日本到有些騎虎之勢了，他非但沒有像美夢般的收穫，反而把自己陷入泥阱裏，炮聲使他的泥腳愈拔愈深；滿洲第二沒有順利地實現，自葬的墓穴却早已挖成——促使中國統一抗戰力量，並根本澈底實行抗日政策。

日本在他所攫佔的地段裏，表面是安閒地鬧着「組織」新戲，後背却正急得一佛出世，二佛槩涅——受了中國游擊隊義民的襲擊，正忙得氣也喘不過來，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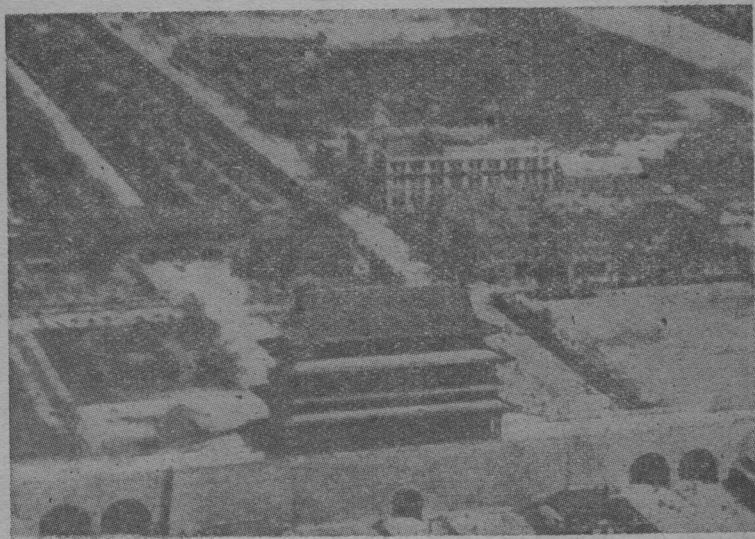
說什麼美夢？

有人在預料，尚有若干時間，中國軍隊必能驅日軍出中國領土以外，這當然不會像日本大陸政策一般的夢想。惟是在這一個偉大勝利沒有光臨以前，我們當有透澈地明瞭對方的一切，尤其是失地的情形。本書就是把失地的一部份，北今日的情態向讀者作一個詳實的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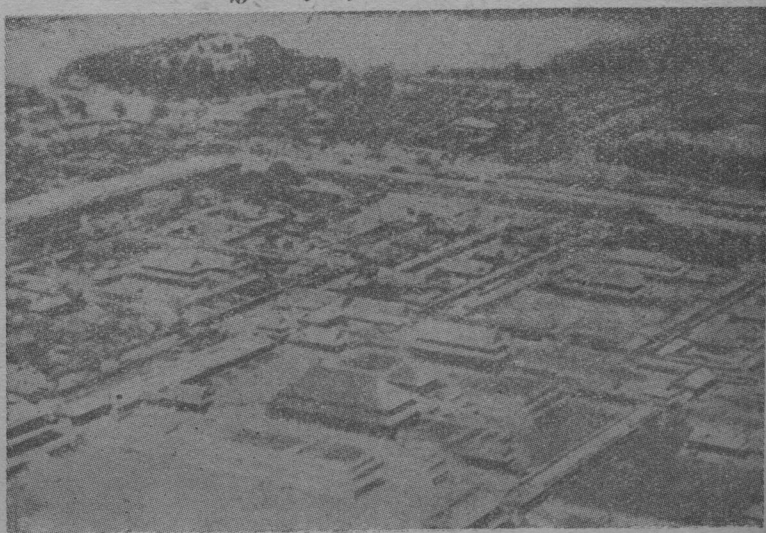
到底華北是怎樣的？巨奸大慝的醜態是怎樣的？讀者都可由這今日的華北裏看到。

最後，關於這書編者還有幾句話要說：編者以匆匆留滬十日的時間，與拓荒先生接受了書局的請求，合作編了這書。但以風塵撲撲，當不免有錯漏發生。讀者須予以原諒，並賜教正，至幸。

都故的沉沉氣死



影近宮故平北



角一門前平北



「院學民新」的僱傭製造

今日的華北

目次

前言

一	從一齣沒有演出的戲說起	一
二	蘆溝橋事件紀實	四
三	日本在華的「駐屯軍」	十三
四	中日經濟提攜的全貌	二六
五	失陷後的平津近情	四一
六	所謂「中華民國臨時政府」	五九
七	偽組織下的傀儡羣	六三

八	北平偽政權的財政	六五
九	奴化教育的設施	七一
十	平津陷後的新聞界	七四
十一	華北冀察晉邊區紀聞	八一
十二	華北的前途	九〇

今日的華北

一·從一齣沒有演出的戲說起

蘆溝橋事變之前，日本原想利用那由流氓地痞所組合的便衣隊在北平暴動，而直接地佔有北平，並在「防共」的口號下，把冀察政權和那所謂「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合流，讓「第二傀儡」般汝耕之類漢奸來統治。幸而這些便衣隊未能將秘密保守，把消息透露出來之後，就讓北平軍警逐一破獲了，華方因而全盤揭露了他們的陰謀。

日本導演第二次的「九一八」沒有如願以償，眼見計劃的失敗，古老莊嚴的文化城仍然雄踞在青天白日的旗幟下，懷喪之餘，故而不得不向蘆溝橋施展他一向的慣技，於是藉口失一名小卒，而炮轟中國的宛平城。從日本人的眼光看來；

他們曾在豐台，藉口於「馬」，遂得扼住了平津的交通中心，現在雖不能一舉而得北平，但能藉口於「卒」，退一步去把握住了平漢路的咽喉，也足以使北平成爲一個囊中物。他們那層出不窮的妙計，實使中國人對於「友邦」的「和平」政策，實在不能不爲之惘然了。

當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很久以前，流傳着有漢奸浪人要定期暴動的謠言，每逢日軍演習一次，會議一次，謠言更會傳得利害。當局注意及此，戒備和探訪都積極加強起來。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從通州來了二三百個衣飾類似青年學生的便衣隊，分別住在西直門外海澱，華京大學及清華大學附近，和西直門內新街口護國寺東北大學，輔仁大學附近，行蹤十分詭秘。警探方面在這種所疑的現象下得着線索，捕獲了一個較重要的關係人。由此人的供述，繼續不斷的將那批便衣隊捕獲不少，並在他們的住處搜獲手鎗，機關槍，紅旗，傳單之類物品。原來他們是定有毒辣計策，想在六月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三天內的一天

晚上，在西直門外同時暴動，假稱爲燕京清華東北輔仁等校學生中的「共產份子」，一面放火開鎗，裏應外合的攻開西直門，一面高呼「打倒宋哲元」，「歡迎紅軍北上」。由這計策的做引導，把機會給散在城內，通州，豐台的日軍，俾可在「防共」「安民」的漂亮的名義下佔領北平；並且以清除「共產份子」爲名，用某種手段處置了四個大學。日本軍人以爲從「一二九」學生運動以來，救亡的怒潮曾經打轉了中國人對國事悲觀消極的心理。對於中國人對國事悲觀消極的心理，對於中國整個政治的發展，生了不少向前推進的作用，這是使近年日本進攻沒有得到順利結果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他利用偽裝學生潛於大學附近，正不是沒有原因的。在燕大的左鄰，是西苑兵營；在清華背後，是平綏鐵路的清華園車站；雙重的軍事要害，更是爲他注意而且蓄意要破壞的。

中國當局將這陰謀破獲之後，戒備特別加嚴，便衣隊就暫時沒有出來抖擻，伏在東城的浪人也不敢自己吶喊，當時冀東偽組織的領袖殷汝耕，雖然粉墨化裝

已久，終於因為聽不見出台的鑼鼓聲，便一直不能出台表演他的走狗好戲。

二·蘆溝橋事件紀實

由上一章所述，我們知道蘆溝橋事件的發生，在表面上雖然是偶然的，其實他的必然性是很大。日本資本家所提倡的華北經濟提攜的毫無成就，和近年來中國漸趨統一的局面，使日本法西斯化的少壯軍人，再也不能忍耐；他一時性起，便在蘆溝橋畔放了一把火，使華北火藥庫轟炸起來了。

中國的廿九軍方面，因最近一二年來，迭受日軍的侮辱，實在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因此這次日軍向中國挑釁，廿九軍的弟兄們便不顧一切給他一個迎頭痛擊，於是蘆溝橋事件便成了中國全面抗戰的導火線。

日軍這次在蘆溝橋的行動，早已說過是有詳細計劃的。他們在蘆溝橋演習，已經有一個多月了。他們天天到那兒去打野操，爲的是要熟識那兒的地形。他們

早就有了佔奪蘆溝橋的野心。他們已經搶到了北平以北的通縣，又搶到了北平以南的豐台，如果這一次，再能不費一槍一彈，搶到了蘆溝橋，那麼北平便全在日軍掌握之中，同時整個華北便也到了他們的掌握之中。

蘆溝橋是平漢鐵路的一個重鎮，搶得了他便可控制平漢路，同時又是攔斷廿九軍退路的柵閘，更可以進一步的，便是控制綏遠的三十五軍。

日軍希望佔有蘆溝橋能像豐台一樣容易，所以他們祇希望這次蘆溝橋事件是一個第二豐台事件；然而在二十九軍方面却使它成爲一個第二次綏遠抗戰，要把敵人從華北趕出去。

當日軍首先在蘆溝橋向二十九軍放槍的時候，華北當局因爲要避免事態擴大起見，曾下過『不准回擊』的命令，但是華軍的激昂壯烈，已不可掣制，有一個排長大聲叫着說：「我寧可給中國人槍斃，也不願做個不抵抗的軍人，去給敵人白白的打死！」因此這一羣弟兄們全都英勇地起來抗戰了！雖則這一排弟兄個個

都陣亡在蘆溝橋邊；但是日軍死傷得更多，並不能跨過蘆溝橋一步。後來直至日軍完全露出他們的計劃以後，中國二十九軍當局才斷然下了「抗戰到底」的命令。現在，先把蘆溝橋事件經過，簡略的敘述如下：

日軍連續在蘆溝橋的演習，純是一種蠻幹的非法軍事行動，雖然由日政府迭次聲明，那僅是一種「演習」，然而事實是事實，宣傳是宣傳，怎能一手遮盡天下人耳目！

最初，日軍預料着他們演習的成績，很可以從容地把宛平城一手攫佔，同時各面進兵威脅冀察當局而達到預期的吞併華北陰謀。所以他們的佈局，早已準備得得當當。我們可由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軍在華北的行動看來，便能透視出日本軍人在侵略準備上的嚴密。七月九日的報紙上，是載着：

「日軍兵車一列（共九輛），由山海關開來，七日下午四時到津，八日到達豐台。」

由這一段消息，我們可以看出日軍這一次的行動，絕非偶然的。不過，在事實的演出，實在遠不如他們的理想；他們這次的美夢有點做錯了：只悵憶着「九一八」的甜蜜，而沒有憧憬起喜峯口的辛酸！

當一九三七年六月廿七日起，日軍便有一次平津大規模的演習，那時候的謠言，是層出不窮，在北平通州的長途汽車上，搜出了許多不法文件。北平城裏的漢奸浪人幾次想暴動都未得逞。在大演習過後，緊張局面似乎稍平靜了，而不幸的是蘆溝橋事件在同年七月八日晨突然發生了。這是七日夜間日本軍隊在蘆溝橋一帶演習。次晨零時的時候，松井（日駐平特務機關長）忽然用電話向冀察軍政當局報告，說日軍於夜間演習時忽然聽到槍聲，及收隊點驗，一中隊缺少一兵，同時認為放槍者已逃入宛平縣城，要求即刻率隊進城搜查。這一個要求，很顯然是另具極大的作用，當時，華方以在蘆部隊竟日並未出城一人，且因深夜殊足引起地方不安，乃婉加拒絕。松井不允，並聲稱以武力保衛前進。其實這個時候

，日軍早已對宛平取包圍前進形勢了。當北平當局得到消息後，再與日方商定，雙方派員卽刻前往調查阻止。日方所派爲宛平副佐，櫻井顧問，北平當局派冀省第三行政專員及宛平縣長王冷齋，外交委員會專員林耕宇，暨綏靖公署交通處副長周永業等，四時許抵達宛平縣區，日員仍堅持日軍入城搜查，在交涉間，東門外的砲聲忽然大作不止，片刻西門外的炮聲也響了起來。隨即機關槍步槍的聲音連續不斷，意在以武力作爲交涉後盾，而很自然的奪取這座城池，以作奪取整個的華北以及全中國的先聲。但是二十九軍的士兵，在喜峯口的歷史上我們知道他們是國家的棟梁，是不甘受人凌辱的，他們可以由一九三六年九一八豐台事件中證明這羣是英勇的愛國好漢，他們這次受到的無理砲擊，爲了正當的防衛，爲了不讓一寸國土供人侵佔，早已血液沸騰了。他們雖則當時的暫時鎮靜，等候交涉，但激烈的砲火攻破幾個城豁，炸燬政府的幾個辦公室後，他們燃燒起不可抑制的憤怒的火焰，當頭予以還擊，但所苦者，是中國駐蘆溝橋部隊完全是步兵，故